

漢國

惡呼秦爲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隳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茲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修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小大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爲未遠經界封略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柰何高

帝不知稽古除嬴威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
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
瓜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敝而
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
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
有為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迹當熄霸道當興天不
啓其衷邪不然渠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
比之晉唐則為近古因錄之以備采監

鄴屬沛

平陽河東

宣平

絳河南

舞陽潁川

曲周廣平

魯魯國

汝陰汝南

潁陰潁川

陽陵馮翊
楚漢春秋作陰陵

信武

安國中山

棘蒲

清陽史記楚漢春秋同同作清河
清河郡清陽縣也云郡非是

廣平臨淮

汾陰河東

陽都地道記云屬臨淮

曲成涿

博陽汝南

梁鄒濟南

鄒薄梅反屬扶風楚漢春秋作
城志闕地道記在北地素隱芳切都昌

武陽

狀次

地道記屬平原後屬樂陵國

成

城父

沛史故城

阿陵

廣

地道記廣縣屬東莞史漢表作廣嚴誤呂歐謚杜壯為嚴尔

河陽

蓼

六安

費

聊城

位次聊城侯史漢並作平侯

高苑

隆慮

河内

臺

貫

鉅鹿

海陽

東茅

固作東莒史漢皆作四十八

柳丘

丘丘

魏

東武

樂成

琅琊

宣曲

關隱云

先封武侯

索

魏其

琅琊

昌武

絳陽

固作終陵關

曲逆

如字杜中山以水曲而西流為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按別有曲遇杜河南本音奉偶見高紀明作遇

菌

求隕切固作鹵關按先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復陽

南陽應劭云杜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猗氏

河東

祁

大原

僞陵

博陽

彭城

平定

故市

河南

高梁

關

史漢皆在六十六按肥如已六十六

什邡

廣漢

相至

辟陽

信都

高京

承且是長沙安平惟宜封長沙孝王者屬承

留

彭城

南安 犍為又隸建安

平棘 常山

北平 中山

肥如 遼西

安丘 北海

襄平 臨淮

朝陽 南陽

彭 東海

清 東郡

疆

甯陵 陳留

祝阿 平原

煮棗 宛胸

梧 彭城

堂陽 鉅鹿

甯 濟南甯陽

張 廣平

紀信

棘陽 南陽

高胡

陽阿 上黨

龍 盧江龍舒恐非當是大山龍也表龍陽

下相 臨淮

堂邑 臨淮

新陽 汝南固作信陽

營陵 北海

廣阿 鉅鹿

戚 地道記屬東海

榑扶風固作柁

磨 固作歷非歷在信都

武原

吳房 汝南故子房國

繁 魏郡繁陽固作平

汾陽 大原

高陵 琅邪史漢皆杜九十二按磨侯已九十二

深澤 中山

宋子 鉅鹿

闕氏 安定

中水 志屬承應云易冠二水之中地道記屬河間

杜衍 南陽

赤泉

司馬水謬

正以為南陽丹

涅陽

南陽

穀陽

史漢作穀陵

甘泉

固作景侯

須昌

東郡

長脩

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昌

琅邪

成陽

汝南

平州

地道記屬巴郡

壯

或作莊

卽

音踈南郡按周成誰字解詁

恭

河內

開封

河南

臨轅

禾成

東陽

臨淮

陽羨

丹陽

軼

江夏

平臯

河內

土軍

位次成信侯也包愷云西河土軍縣

汲

河內

橐

山陽

中牟

河南

戴

田也章帝曰考城

德

志闕表在濟南

上邳

王

朱虛

王琅邪

衍

汝南

震陽

汝南續漢書作滇陽

期思

汝南

便

桂陽音鞭

義陵

一作義陽義陽在汝

桃

信都

沅陵

武陵

陸

如淳以為江南陸梁

平都

東海按求和中五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漢表在百中史无次第

歙

臨淮即貫陽

陽夏

淮陽

淮陰

臨淮

芒

沛

任廣平

棘丘

江邑

離鄒弱封史失其始末固

羹頡

音曼固作頡羹非詳史表世家

合陽

馮翊

沛沛

周呂

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令

建成

平

河南一在此次三十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威項趨定功行封六年十
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
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二高后二年
詔丞相平畫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城

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錄之

史漢表傳

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威合陽羹頡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然按平定梧軼上邳朱虛便沅陵平都八國非高帝所封固表末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十二皆誤多十夫封功勞建

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定按雷侯良曲逆侯平勛業之具在漢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豫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君六十二平次四十七而淮

陰信且緝于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凡矣而憲宗乃以愬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愬於是議者逢蠹牟夫以度之公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為天下漢之封法既不善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

得乎

筑陽

武陽

蕭鄉

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

脩

平曲

繆

重平

臨汝

安陽

夜

垣

塞

鄆

池陽

右四宣平之屬

高城石二絳之屬

魯之屬

汾陰之屬

河東右二曲成之屬

沛卅三州志音多鄆之屬

史漢作脩音同

曲成之屬

穎陰之屬

東萊

臨洮博陽之屬

鄆之初封

節氏 右成之屬

南 河陵之屬

巢 費之屬

發婁 宣曲之屬

繩 高京之屬

岬山 河陽之屬

江鄒 汾陽之屬

史 渠澤之屬

臨汝 赤泉之屬

陽平 長脩之屬

泰山 德之屬

張 芒之屬

令 榮陽見地道記舊云謚

吳 合陽之屬

廊 一作鄧 周呂之屬

胡陵 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 惡呼漢

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其封券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求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白馬之盟可謂惠矣柰何高帝不學而牆不能講禮制反與為長久計上亡道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一旦得國正猶酈人之驟獲放意酒色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厚什伯于前矣為子孫者惟宜講禮修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兢兢於

苛世之禁隕命亡國匹匹相繼洎武後
元異姓耗矣耗音毛無也或絕失姓或乏亡
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
而死爲之傳尸傳音轉卽是胔之豈惟在
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
之道亡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
衍其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
愚與異姓雜仕或流困民間繇此而言
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
爲之善後者乎

博成

中邑

山都

成陶

勝

祝茲

醴陵

東平

不其

右高后封

扶柳

樂平

松滋

俞

呂成

建陵

膳

汶

漢陽

陽信

或絕失姓或乏亡

主朽骨孤于墓

而死者傳尸

下之不教哉

之道亡制以保之

衍其初咸有封爵

愚與異姓雜仕

開國之君其可不知

爲之善後者乎

沛

琅邪

長沙

東平

不其

一作昌成

東海

東萊 史作錘

沛

信都 樂昌

勃海

陽信 固作信陽 在新野

壯武 膠東

汴陵 史作波陵

黎 東郡

弓高 營陵

襄城 魏一云潁川非

軹 河內

南皮 勃海

周陽 上郡

俞

遽 鄉名在常山

樊 東平

南滇 河南有滇亭音程

餅 琅邪

按道 齊又龍額後分按道

故安 潯

章武 勃海

鄒 史作清都固作鄒鄒太原邑非也按鄒史古本為靖鄒則齊封田嬰考

右文帝封

江陽 東海

新市 鉅鹿

商陵 臨淮

建平 沛

山陽 或作陽山

垣 河東 固作桓非

容成 涿

范陽 涿

亞谷 漢表在河內

魏其 琅邪

隆慮 河內

周陽 上郡

建陵 東海

平曲 高城

安陵

道 涿

易 涿

翁 內黃

塞

蓋 渤海

武安 魏

右景帝封

長平

汝南

平津

高城

冠軍

南陽

漢表在東

周

長社

樂通

高平

一云臨淮

牧丘

平原

富民

衛

南命

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孝反
衛青傳作南說文佩音反

葛嶧

龍額

汝南非豫音者

陰安

魏

發干

東郡

南陽

樂平

冠陽

翁

內黃

特轅

南陽

史作持裝

親陽

武陽

若陽

平氏

平陵

武當

岍頭

皮氏

涉安

隴西

襄垣

樂安

琅邪

漢表在昌

合騎

高城

涉軹

齊

漢表軹在

從平

昌邑

隨成

千乘

博望

平陽

衆利

在陽城姑莫

潦

舞陽

宜冠

昌縣

輝渠

魯陽鄉名

浞野

平原

下麾

在荷氏固作摩

潔陰

平原

順梁

韋昭作渾渠云皆
魯陽鄉名班固作

故孔文

上二年僕多方侯
祥以爲一邑封二

河綦

濟南

常樂 濟南

符離 在沛朱虛固作邳

義陽 平氏

壯 東平固作杜非

衆利 爲諸縣

湘成 陽成

散 陽城

臧馬 朱虛

滕 南陽舞陽

術陽 下邳

龍亢 譙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誤龍乃魯城

成安 陳留 漢表在邳

昆 鉅鹿

騏 河東北屈

梁期 魏

將梁

安道 南陽

隨桃 南陽

相成 堵陽

海常 琅邪

北石 濟南固作外石

下邳 南陽固作邳非

繚嫫 臨淮

御兒 越

開陵 臨淮

臨蔡 河內

東成 九江

亡錫 會稽

涉都 南陽

平州 梁父

荻苴 勃海音秋蛆

澧清 齊音且晝索隱音獲非

騏茲 琅邪

浩

執讞 河東即執讞今隰之求和縣讞一作執徐作執俱非

幾 河東

涅陽 南陽 漢表作齊

海西

新時 齊

承父 東萊

柘 濟陰

重合 勃海

德 濟南

題 鉅鹿

邗 河內

輜陽 清河

當塗 九江

蒲 琅邪

富民 蕪

右武帝封

博陸 漁陽文穎云無此縣失之

安陽 汝南

桑樂 千乘

宜春 汝南

安平 汝南志屬涿

富平 平原

陽平 東郡

柘 濟陰今成陽有柘亭

建平 濟陽

宜城 濟陰

弋陽 汝南

商利 徐

成安 潁川

平陵 武當

義陽 平氏

右昭帝封

營平 濟南

平丘 陳晉 漢表在肥城

昌水 於陵

陽城 漢表在濟陰陰乃成陽陽城屬潁川汝南二郡

爰氏 單父

扶陽 在沛之蕭

平恩 魏

高平 在臨注柘

平昌 琅邪

樂昌 汝昌

陽城 汝南與潁川陽城別

邛成 濟陰本屬濟南

安平 長沙

將陵

平臺

常山

博望

平陽

樂成

平氏一云南陽城

博陽

汝南南頓

建成

沛

西平

臨淮

長羅

陳留

爰戚

山陽

鄴

河南何之玄孫封本紀名係

博成

淮陰

高昌

千乘

平通

博陽

都成

潁川

合陽

平原

安遠

在慎縣

歸德

汝南

信成

細陽

義陽

陽都

樂平

冠陽

右宣帝封

陽平

東郡

樂安

僮

義成

安平見上

右元帝封

安昌

汝南

高陽

東莞

安陽

平陽原

成陽

新息

高陵

琅邪

定陵

汝南

殷

沛韋昭云河內

宜鄉

南陽

汜鄉

南陽

博山

順陽

安成

汝南

武陽

郟

平阿

沛

成都 出陽

紅陽 南陽

曲陽 九江

高平 臨淮

新都 南陽

駟堅 琅邪

延鄉

新山

童鄉

樓虛

右成帝封

陽安

孔鄉 夏丘

平周 湖陽

高樂 新野

高武 杜衍

楊鄉 湖陵

新甫 新野

汝昌 陽穀

新陽 新野

高安 朱扶

方陽 龍亢

宜陵 杜衍

長禹 濟南

右哀帝封

扶德 贛榆

扶平 臨淮

廣陽 南陽

承陽 汝南

襄魯 南陽平

褒成 瑕丘

賞都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

附在前者又不數焉 太平御覽孝平時

國二百四 十有一 元始五年而後雖稍封繼亡

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驃

之類名亦詭矣自高帝以侯生為平國君妻敬為奉春君而後

有劉胡于光武亦有鐫胡侯其有功德侯者為朝侯自通者為徹侯通侯也其

待祠无朝位者為侍祠侯食關内者為關内侯又有倫侯若建成侯趙亥昌武

侯馬毋擇者但有封名无食邑霍光之封博陸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至

立名號侯鄉公亭侯亭伯之類故樊子蓋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

法且多匈奴方士雜造其間封法壞焉

瞭心開陵博望成安宜春安陽冠陽陽平博成周陽俞樂安高平建平富民承

父衆利輝渠翁皆兩封樂平我陽一封惡呼高帝封功臣

信誓之辭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

輕議哉武帝乃以耐金文致奪之不數

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太初之年

異姓漸盡封威紹絕時也不幸帝且殘

忍動以法繩獨雞意康一切耐除或一

歲誅或再歲斬籃雞胥悸圈鬼交驚吾

何以觀之哉愜有國家者其毋以若所

為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為明雌亭侯

裴松之疑時列侯无鄉亭之爵孔衍之

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

六年封陸城侯按自封乃元鼎二年此亦誤

漢王子國

惡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陽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未大之患而猶崇獎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姓雜仕入居尚書出爲督刺故雖天下分裂而猶俞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缺望一皆異姓之憂而所恃者惟宗族昆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族而

諸侯莫敢非末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
未散豈可訾焉而縱尋斧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
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
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世又年淺亡
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
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
天賦漢德而先蔑其人邪抑人事之不既邪鄉使絕
除輒續與為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
未必既如此也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

穎川

軹

河南

壺關

上黨

昌平

上谷

右惠帝子封

蒼其

臨淮

東牟

東萊

管

滎陽

丘丘

魏史丘作丘因作氏皆非

營

楊丘

平原

楊虛

枋

平原

安都

平昌

平原

武成

白石

金城

右齊之分

阜陵 九江

安陽 馮翊

陽周

東城 九江 右淮南之分

以上文帝封

平陸 西河

休

沈猷 高苑

宛胸 濟陰

棘樂

右楚之分

乘氏 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以上景帝封

茲

琅邪 鄉名 右河間

安成 豫章

宜春 豫章

句容 卅揚

句陵 長沙 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浮丘

沛 右楚

廣戚

沛 右魯

卅揚

蕪湖

盱台 臨淮

湖孰 卅陽

秣陵 卅陽 史作秩陽

睢陵

右江都 固作淮陵

張梁 右梁

龍丘

琅邪

劇 北海

壤

固作懷昌

平望 北海

臨衆

琅邪 史作琅邪

葛魁 北

益都

平酌 北海 固作平酌

劇魁 北海

壽梁 壽樂

平度 東萊

宜成 平原

臨朐 東海 右菑川

東莞 琅邪

辟文 南郡

榆丘

邯鄲 魏

東城 九江

廣望 涿

新館 涿

新處 涿 古中山

西熊

靄 東海

辟 東海 右城陽

封斯 常山

襄曉 廣平縣

朝 朝歌

陰城 右趙

將梁 涿

陸城 涿 本作陸

蒲領 東海

棗強 清河

卑梁 魏 史漢作畢梁

房光 魏

距陽 魏

萋安

阿武

參戶 渤海

州鄉 涿

平成 南皮 史作成平

廣 渤海

蓋 魏一云蓋胥志在太山 右河間

陪安 魏 固作陰安

榮簡 在平 固作榮關

周望 史作周堅

陪 漢表在平原

葢 平原 固作前

安陽 平原

五據 泰山

富

平 河南

羽 平原

胡毋泰山右濟北

離石西河漢表在上黨

蘭西河

利昌齊

郟山陽

臨河朔方

隰成西河固作濕

土軍西河

臯狼臨淮

斤丘平原斤史作千固作千非右代共

博陽汝南右齊

寧陽濟南寧陽也

瑕丘山陽

公丘沛

郁根盧黨功韋昭云屬魚日

西昌右魯

涇城在辛處固作陸地是劉備傳作陸城亭侯右中山

邯平廣平

武始魏

象氏韋昭云鉅鹿縣

易在部屬承右趙

路陵南陽史作洛陵

攸輿長沙攸縣是南陽无之

茶陵長沙非固云在桂陽

建成豫章

安衆南陽右長沙定

利鄉馮翊衙縣亭名

有利東海

東平東海

運平東海

山州

海棠

鈞丘

固作騶丘

南城

廣陽類丘非

史漢作廣陵

莊原

固作杜原右城陽共

臨樂勃海

東野

高平平原

廣川

右中山靖

千鍾 固作重侯在平原
披陽 千乘

定樂 琅邪
稻 琅邪

山 勃海
繁安 琅邪

柳 勃海
雲 琅邪

牛平 東萊牟平也
柴 泰山右齊

柏陽 中山史保州清苑引漢紀
柏陵紀無之表伯陽非樂
高 常山右趙

乘丘 深澤一作桑丘
高丘

柳宿 涿
戎丘

樊輿 涿
曲成 涿

安郭 涿
安險 中山

安道 一作遙
石中山
夫夷

春陵 南陽
都梁 零陵

洮陽 零陵
末陵 零陵今末州固作衆
陵一作泉陵右長沙

終弋 汝南右衛山
麥 琅邪

鉅合 平原
昌 琅邪

蕢 琅邪本作蕢
雲霞 琅邪

石洛 琅邪固作原洛
扶滷 琅邪索隱音浸固
作俠術

挾 平原
枋 平原

父城 遼西漢表在東海
校 志闕或云琅邪被

庸 琅邪
翟 東海

鱣 襄賢

瓠 北海注与瓠同非
按韋昭諸繫反

東淮 北海

涑 涑陽漢表在東海
是 按南陽有

廣饒 齊

翕間

襄陵 河東鉅鹿

魏其 琅邪

高樂 濟南
右齊

沂陵 東海
右廣川

彭 東海

虛水 琅邪

拘 千乘 史作拘非

陸 壽光

餅 琅邪

甘井 鉅鹿

臯虞 琅邪

祝茲 琅邪

參鬮 東海

沈陽 勃海
右河間

漳北 魏

南陵 臨淮

安檀 魏

栗 沛

獠 鉅鹿

彭 右中山

松兹

蘭淇

良成

南曲

南蕪 鉅鹿

高 常山

邠 常山

爰戚 濟南

交

擲裴 東海
右趙

以上武帝封

温水

容丘

蒲領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高城

成涿

右中山

新市

堂陽

右廣川

江陽

東海
右城陽

以上昭帝封

朝陽

濟南

平曲

東海

南利

汝南
右廣陵

安定

鉅鹿
右燕

利鄉

常山
中山

宣處

右中山

脩市

勃海

東昌

新鄉

脩故

清河

東陽

右清河

新昌

清河
右燕

邯鄲

魏

都鄉

東海

樂陽

常山

桑中

張

常山
右趙

景成

勃海

陽興

涿

平隄

鉅鹿

樂鄉

鉅鹿

高郭

河間鄞縣
右河間

樂望

北海

成

北海

新利

南陽

柳泉

南陽
右膠東

復陽

鍾武

高城

右長沙

海昏

豫章
右昌邑

遽鄉

常山
右真定

廣鄉

鉅鹿

成鄉

廣平

曲梁

魏

平利

魏

平鄉

魏

平纂 平原

成陵 廣平

陽城 濟陰

祚陽 廣平

東襄 信都

樂信 鉅鹿

昌城 信都

武陶 鉅鹿

歷 鉅鹿

昌慮 泰山

平邑 東海

山陽 東海

建陵 東海

合陽 東海

東安 東海

丞 東海

建陽 右魯

高鄉 琅邪

茲鄉 琅邪

藉陽 東海

都平 東海

棗原 琅邪

箕 琅邪

高廣 琅邪

即來 琅邪

以上宣帝封

右孝文以徠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

王者一十有五 東牟 楊虛 勃 安都

安陽 陽周 乘氏 桓邑 別封者七

武始 春陵 襄陵 蘭分 武原 隱

休分 紅 離 百 分 沙 臨河 分 高 俞 士 軍 分 鉅

乘 斤 夏 分 夏 立 漢自元成政出王氏其矯偽

褒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表年淺制

率亡是紀洎莽攝據封繼俞多亡以述
馬惡呼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
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百

七十有七

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元光侯者七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

二十五元鼎五

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

善為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

為五以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為三以封

厲王之子則誑之策略施行矣

賈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為若干國燕梁他國皆

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為二國及思賈生言乃分齊為七淮南為三淮南

廬江雋山凡三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州膠東齊凡七國云六誤及乎

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

豈可施之昔而不可行之今哉失於欲

速而不得其道矣

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

其支郡三年楚來朝錯請誅之詔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乃前二年趙

有罪削其河間邯鄲膠西以賣爵有姦削六縣子曰欲速則不

達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文宗急姦竅

而訓注起同此轍也鄉使孝景沉思孰

計修禮教正名分以迪之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反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爲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然也况爲天子弟爲匹夫則不足以爲國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畀可謂

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嘗試率然而爲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衰淫並起悉就夷威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反縱其爲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者

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
來汔爲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
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尠况敢祈求久
乎然則爲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
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
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
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

皇帝時韓彭黥豨敗繪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
寇鄧耿賈高勳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
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
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爲報不得不厚光武命將
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爲報不得不
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
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
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
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
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

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修明
禮制日反于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于中則
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就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
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
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熊方

之表

紹興十五年進

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

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為公

今可見者此爾

續志九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注縣大者置

令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雖然東京法蔑侯不

分茅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

降位博士下所謂猥諸侯也亡以述焉

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

腑宿親若公王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興循之其列

士特進朝侯雖正賀執璧治民如令長而不臣但納租秩

其如朝侯雖挺璧直

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

宗八子不侔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

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

東漢之末四海潰敝八方不能內侵則

衆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

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

羽所立諸王制地惡呼周與漢皆封建

廣大且至千里

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

初基諸侯述職而周以之彊及其末也

用兵爭彊而周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啓

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

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

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

不然天下亡不敝之事而人君有不敝

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

侯而弱果侯罪邪吳楚齊晉固曰彊大
然猶迭主夏盟崇犛夾輔而不抵于速
亡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
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
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
黥彭豨相繼叛逆益其始者既不善矣
及夫主偃策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
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衰成之際宗
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
祚故予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

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亡侯王
彊大之禍而本枝之緩終以少固此董
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
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
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然
後可以還墜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調
說

異姓侯

光武二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冲帝三百三十四

桓帝四十五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咸恩澤

封者四十五不得盡見矣

續志明章至順九郡國一

百五為十三郡光武併省郡國十九縣道侯國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于未加置郡國一百五十九縣方桓帝時封賞逾

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九疏謂古諸侯

上象四七所以藩屏土國也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擘書壽志可充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常費辭而其壞也一言

跋

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姤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姤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未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常索其利姤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爲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得行之一有行之

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披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弑君子弑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弑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駭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爲是說也牢其可挫乎封建之論其闕矣因竊稽之

禽獸奸義蓋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罹
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虜者益亡幾也
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
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爲國二百八十
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
罪除者百四十六以殊蓋者三十二而惟二
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
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
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

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
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奔狗者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啓
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
說者尤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
國除者纔二十數其殊其賦死若其建安之
死者蓋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尤
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今夫世祿之家不無此禍余
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吏名不上於大夫有

不得而云尔是豈繇於世襲乎藉令實尔而
其制利于君便於民而惠于後猶當右顧而
行矧無是邪而曰李斯之言柳宗元之論當
爲萬世法泌是以爲之解壬辰八朔書

封建後論

惡乎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爲治之具見
其不可得而跋及而爲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
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
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爲之也不恤一身
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
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
逮其立也靡愆于素自然蘊利而是世守蓋以一勞
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
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鄣因於

夏周因於鄩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柰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朝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桀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爲富國

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視其有爲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爲爲能而以守常爲握躡循之爲常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隳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爲治者猶云復古交曰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漑壅欲以青其柯而握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邳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制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
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
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之罪
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
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
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
得以侯又憺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
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
謂得計矣然曰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
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小其力而柳子乃

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
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
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群盜並起
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
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
條問事五爲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
相迫促則匹夫叫呼不數十輩歷十數郡莫誰何者
斗筲穿窬移國柱桓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
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
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

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鑒秦轍華土宇建諸侯計非不躓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所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趨咎強大于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朝著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馬爲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仿鑒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竒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復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

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圉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愷之復失孤弱及隨文之混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壤子介宗悉援大鎮即致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繇秦迄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昏叟斐疊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决也繇晉迄隨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

所以擾擾而治惛叟斐壘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自今必黑此歷世寶臣擔議建國立郡之大較也胥中憤憤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語慨然以爲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于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已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與封建國論沆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崩壞之

帝尚閔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精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黃騎變藩鎮包休蓼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孰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異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

辨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
二州爲之以一筭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
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
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
卒

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
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
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虜寇內入非世襲
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
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

矣况復

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
極筭固非末垂窮谷派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
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
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
固相遼矣 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
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
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
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
通須奏 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互從事帥臣非召

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上曰若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于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為授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

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為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為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推之利賈易之權悉以

昇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益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冰之水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子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忒

觀昔之撰著欲論定者衆矣楊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謂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金老頰之銚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爲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已因併著異時之朕論于後以俟旬它日必有能孰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孰其制則無嘗試之

爲詳其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乃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爲洺州防禦使克西山巡檢以備弁寇大祖言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云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錄云克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已賀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李謙溥隰州刺史在郡十年并人

不敢犯其境內虺以虢州爲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塞遵誨以散員都虞候爲通遠軍使後就拜羅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

當景德初陳貫建言李超守瀛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過則不知所爲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是年以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小姓自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動靜

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利也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爲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况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爲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爲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

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爲諸侯之失
見卓魯壘黃召杜則以爲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
百載守令萬數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
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億萬豈無遠肇樊澄
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筭
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
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拔
爲推首者而稀踈寥落之若此何且不知權輕重之
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
爲人臣貪爵位喪廉耻特不過異尊顯以爲身榮圖

世賞陷賊墨特亦不過爲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
爲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
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爲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
轉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汙不
承廣田宅事無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
孫汙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
化汙不行興禮樂而禮樂汙不立却夷狄而夷狄汙
不享振風俗而風俗汙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
奔競汙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紜亦可謂
劬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

不知宗法之不可設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
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
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
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汔不見一
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今布嚴肅能遵而行
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
不過一二載而道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
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
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勞頰舌而
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

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
知者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
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
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

國何得而不清哉

書太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

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吾送之出境公問
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
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
出國界者皆耐為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
百里之內得備游觀乃無所限故得熟其風俗人事
今太守之出限以二十五里寶無損益齊燕之畏齊
之割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
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
國邑備故生產絀生
產絀故兼弁絕卿大夫既有家各有采地官居具故

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解舍各具即為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

私第掩奪閭巷故苟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

兵成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隣援助亦不過

之患故人也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藩籬

重重拱衛內外限隔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

舉復百里之聞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

選是不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必拔其材賢而

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右選而選而官職

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

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賢否惟俸給散故貢

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甸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

至下七一丘一邑得二十畝私田不預國胥吏恒故設

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

自少亦所以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田

全其醫養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勢力兼并之患宗廟立故

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國斯宗廟立故子孫孝

子孫孝故宗族睦有邑斯姦兇盜蠹弱強難易隨地

區處必獲其施醴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

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於上之屑屑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郵畿甸修其禮

樂謹方伯慮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
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
可措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
胥吏決不可繩姦冗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
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
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特亦
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
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
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
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

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
寡廉鮮耻之為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逆送道
途奔走費劬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
以隨去至於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
俱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
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為者輿服成妃子
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
息則榮願亦蒲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
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
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

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取以貽
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
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
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
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爲
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百五百里邪一國不
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絃絃出
出疑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
疆大特疆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
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疆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

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
弱而實以疆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
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
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
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熄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
畱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論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
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
會不能稽則鄰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疆也
適周之亂謾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
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

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鄞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其亦目孰遽盧倂偃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濠謚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瘵瘵之疋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慄天下之事不可爲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不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

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爲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嘗少究其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爲新特之說者乎茲予所以不憚耄志喋喋䟽寫顧豈祈爲舉子誇哉直欲騰申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孰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久不獲而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見益昌聞之矍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久猶欲以著述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爲永久不廢之業其爲之慮也長爲之法也信爲之惠也廣爲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爲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

王

錫生

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狙狂失守而在上者
偃然各行其心柳下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而
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
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
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
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亦不信正由
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
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
命崕略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承務賢友兄

五月日必正劄子

歸愚子大衍數

木

水

土

火

大五行

天地有數道無數

金

參天四地

一十有五

二少二老

其中已具

土

土

土

土

五氣聚元

土

五氣之聚 三十自數

一性歸元 各得其所

水金子

金水母

夫 真一上妻

長生水火

木火 鈇男

火木 汞女

木火火木

男鈇女汞

金水飽承

前引後從

此與陰陽家所用同

巽

五

水一坎

河洛本數

五棣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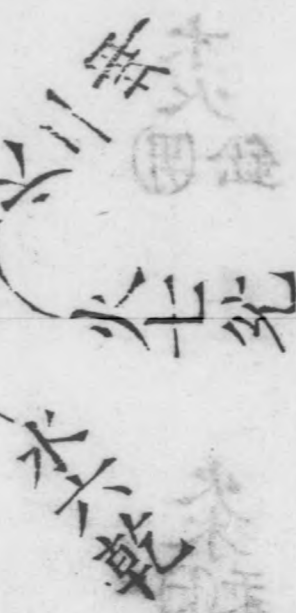
存方不動

金火易位

此其為用

震

水一坎



大衍說

五行顛倒所謂逆數也一二三四五參天兩地五

行備矣○蓋五行之本者二老之正不假乎外而

一十有五之數衍一三五為九九為老陽二四

出於地者四○九為六六為老陰出於天者參

之數皆十有五而三極備矣○一十有五雖橫斜

取之而大要一五九而已一挾六八五○七

統三七九携二四而六府九疇之理得矣○七

八九六火木金水之得乎土者也二少二老而三

十之數衍一六為七而一始乎北坎處之○二七

附乎一七九二陽附乎二而天地之理得矣○

之必假水火木金明矣一二三四既合五而七八
 九六之數成五又合乎一二三四而十有五○之
 數具此五十有五實也五十有五即五者之自乘也○一五乘二二為四三
三為九四四十五○春夏秋冬四時列而土不刑七
六五五二十五八九六四象設而五不見此大衍之實也於北
二七合於西三八合於東四九合於南五
位相得各從其位七八九六設而五不見矣○四
象既設則土無位是故七九八六皆以四乘而二
篇之策盡五有不用由其分三四季四季用上
不見也○雖然水火木金得土之全其用乃備而土
 於四者之假則各取其一有不全用蓋全用則數
 多而本弱是故一二三四凡十而吾實用其四此

其用四十有九實也水一火一木一金一用其德不用其數也○一二七九四
奇也列於四正○二四六八四偶也布於四隅○
四正列而五自見四隅布而十自隱大衍之數見
矣○四正為分至四隅為啓閉○四○以生數
時設而上自行四象設而極自立自乘乘之為五十有六而一无乘為五十五以奇
 數自倍倍之為五十而一无倍為四十九此七七
 之合也一无倍倍三而六倍五而十○四十有九
 而一之本未嘗亡一者衆之主也總之則一而散
 則四十九非一之外為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有
 一也一體也四十有九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
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極亦未始亡體用
不相離也○一舟五為六二舟五為七三舟五為八四

舟五為九而五舟十合則不見其五是故土以本
數合而為二五氣運聖人之秘也月令其數五而素問土以二五

太玄本 ○龜書之本橫縱斜直各十有五合而六

十左右前後各十有五合而六十九百○二老之

合六十句二少之合六十句是故乾坤之策三百

六十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震坎

六十八巽有乾坤舉而六子在矣一畫之中八卦

兌百九十二乾坤舉而六子在矣巴具一卦之

內六十四卦巴具四卦之爻立而二十四氣具

六十卦之爻立而一歲之日具蓋一畫之生

萬象皆備有不待於三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總

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而并十四爻并其偶畫亦三十

有六此太極七政二十八宿之循環以成歲功者

也○八卦之數倍之為七十二小成之爻四十

有八并其偶畫亦七十○或曰大衍天地之數異

二少不能成化故不變不然成變化行鬼神豈此外復有數哉一曰水二

曰火數之假也天一人一地亦一也而曰地二今

而曰天數一地數二人數三可乎曰象而滋滋而

數亦不識乎數矣吾固謂天无度詩无正變春秋

无褒貶易五行无生成皆儒先之託也

四象說

七火八木九金六水此謂四象七九八六固定數
矣然五行之中一各具之是故老陽之數四其九
老陰之數四其六少陽四其七少陰四其八此四

象之實也

四九三十六
四六二十四

四十二十八
四八三十二

〇七八

十有五九六十有五九三十一象之數四之為百

有二十

各二少
二老合

二少二老之策凡百二十四之而

各為三十

皆四乘合
而分之

〇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九三百有六十

老陰老陽各
二十四乘

〇

乾策六分而分三十有六四其九也瘦九而六六

之亦三十六故為老陽

坤策六分而分二十有

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亦二十四故為老陰

策數純而乘有變也

四九
四六

六六同
六三同

〇震得乾

畫二為七十二坤畫四為九十六凡百六十有八

六分之而分二十有八故四七為少陽〇巽得坤

畫二為四十八乾畫四為百四十四凡百九十有

二六分之而分三十有二故四八為少陰策數雜

而乘數一也

二老策三百六十
二少策三百六十

〇陽為有餘陰為

不足有餘損之不足補之故自乾之策損之四十

八為震自坤之策益之四十八為巽而四象立矣

震少陽之策
巽少陰之策

〇損益之數益之凡九十有六 四

分之而為老陰

三分之而為少陰

益之十二

而三分之則為老陽

損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為

少陽

益止於乾損止於坤是故六子異用而變

則四固於乾坤而為之用以成天地之能應人物之變者不能出也。坎艮之策同乎震。離兌之策同乎巽。是故子惟六而象則二并乾。坤而四

象著矣。乾一數 震坎艮一數 巽離兌一數。包羲之策乾

一百有八坤七十有二震八十四巽九十六坎艮

百八十有八離兌百九十有二八卦之總凡七百

有二十二老二少之策同也。乾坤策百八十 震巽策百八十

三百六十 坎艮同震 離兌同。文王之策乾

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凡三百。自乾之

策十二損之得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之策凡六

○又十二損之得大過離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

需訟無妄大過遯大壯之策凡十五。○又十二損之

得否泰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

渙節既未濟之策凡二十。○又十二損之得屯蒙順

坎蹇解震艮小過臨觀晉明夷萃升之策凡十五。○

又十二損之得師比謙豫剝復之策凡六。○又十

二損之得坤之策凡一。凡六襄萬物之數也。小畜 六卦

各二百四 大過十五卦各百九十二 否泰二 十卦各百八十 屯十五卦各百六十八 師六 卦各百五十六 凡

○自坤之策十二益之反此

一益得師六卦 再益得屯十五卦 三益得否 泰二十卦 四益得大過十五卦 五益得小畜

六卦六益一陰為小畜一陽為師而得乾各六卦為二列○二陰

為大過二陽為屯各十五卦為二列九四品○三

陰三陽為否泰二十卦以應皇極○乾純陽卦坤

純陰卦以○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

應福極

凡三百八十有四往復取之為七百六十有八以

老少之數乘之而四象之變極矣以三十六乘陽爻得六千九百

一十二以二十四乘陰爻得四千六百八十九萬

一千五百有二十二老之策也○以二十八乘陽

爻得五十三百七十六以三十二乘陰爻得六

千一百四十四亦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少之策也

雖然易之數有不盡而不出乎易或曰有易外之

數此虛言以愒也易外豈有數哉

國姓衍慶紀原

吉州布衣臣羅

布衣臣男

畢

擬進

泌

恭撰

民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

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

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

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

伐之雲仍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

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况

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脉之脩短世運之盛衰天

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皇燔簡
編薄姓系君子竊歎其敦倫魏帝捨托跋紀元氏君
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
黃帝後世目以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
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蓋

祖宗積累之源派千萬世子孫享國之明驗儻錄其
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畧於君豈不爲一代紀錄之
闕文耶恭惟

國家

列聖相承

太祖

太宗以英睿定大業

真宗

仁宗以忠厚守成憲

高宗

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

開基至

今日甲子逾四周繼

今日以徃固將傳之無窮而

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

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為

趙氏得姓為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為

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為

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為

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為堯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為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况居

堂堂天朝而不知

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

詔有司講求

趙氏得姓之繇

大中祥符間作

玉清昭應宮復

詔儒臣講求

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

元豐間郎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程嬰杵臼墓而廟

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爲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
聖意推而上之

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
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
見於正史則

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
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
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
諱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
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謀風俗傳易

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

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況程嬰杵
臼之事俱爲無有同括屠岍事又皆不得其實是尚
得爲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于千仞之岡其根之
蟠於下者與枝幹常相等百川之水朝于衆宗之海
決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
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
夫八百餘年之后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

趙氏得姓於今蓋歷肆千餘歲而後

太祖武皇帝始爲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

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
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護嗇元氣必長演
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膺期過曆固非
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

僊源積慶臣嘗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
備

史官之採擇

國姓衍慶紀原

